

專題介紹 A Note from the Editor

記憶所繫之博物館：再現、傳承與遺忘

博物館基本上是一個透過空間安排來保存記憶的機構，並且透過典藏、展示與教育等方法，見證與保存自然演化與人類文明之歷程。若依博物館型態分析其所保存之記憶，可粗分為幾種類型：一、國家民族歷史與文化之集體記憶。二、自然演變、科學及產業發展之軌跡。三、地方歷史、風俗與生活之記憶。前者如國家美術館或歷史博物館，透過國家歷史之書寫與集體記憶之形塑，來凝聚國家民族意識並彰顯國家之榮耀與成就；自然史、科學及工業遺址博物館則不只保存滅絕的物種，也見證消失的產業及技術發展的軌跡。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地方或社區型博物館，則記錄地方發展與民眾生活之記憶，並透過文物蒐藏、展示與口述歷史等方法，成為凝結、形塑社區認同與記憶的重要場域。

然而，John Urry 指出記憶與遺忘往往是一體兩面、相互建構的，我們不可能保留所有的自然與文化遺產，因為人類社會生產的物質是如此大量，而物種的滅絕與環境技術的變遷是如此的快速，遠遠超過博物館透過各種典藏技術與再現機制所能保存的。因此，如何透過博物館的權力與機制運作，選擇蒐藏與再現特定的自然與文化遺產，遺忘與壓抑所不欲喚起的歷史與記憶，也是博物館研究的重要課題。作為社會集體記憶之保存機構，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致力於保留廢棄的產業物質文化與工業遺址，也帶來了一股懷舊的風潮；然而產業所帶來的工殤與汙染，卻鮮少被提起或省思。另外，因應二次大戰及冷戰時期之威權體制對人權迫害而興起的保存傷痛記憶之博物館與遺址，則展示著各種災難、違反人權與爭議性的歷史與事件，而被稱為負面遺產或困難遺產(difficult heritage)。Sharon Macdonald 定義困難遺產是那些與國家正面成就無關且無助於國族認同形塑的遺產；但她也指出透過困難遺產的保存，也可能促成和解並建構人民的集體記憶。

在記憶所繫之博物館中，國家與地方、不同族群與文化、殖民的、邊緣

的及違反人權的歷史與記憶，是如何在博物館中再現、傳承或壓抑？而在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瀕臨消失的產業文化，又如何在博物館中展示與保存？本專輯收錄第八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記憶所繫之博物館：再現、傳承與遺忘」的會議論文。研討會由國立臺灣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協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承辦，於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及 26 日舉行。大會共收到國內外 98 篇投稿，經過學術委員會審查，共計有來自臺灣、香港、中國、韓國、埃及、印度等 42 篇論文發表。會後收到 10 篇論文投稿，經過匿名審查，本專輯共收錄了 7 篇論文，包含一篇專題演講邀稿及一篇一般論文投稿。

首先，Jennifer Carter 的〈人權文化下的博物館：社會參與博物館實踐之崛起、形式與倫理課題〉一文，內容除了呼應大會主題，提出博物館所繫之記憶的兩個向度，包括博物館透過典藏與展示所蒐藏的記憶，以及觀眾參觀時所交織連結的回憶外，也以全球人權博物館興起的背景與脈絡，深入分析世界各地人權博物館如何因應不同的社會與政治課題，發展出不同展示策略與內涵，如類比、與藝術對話、及將觀眾定位為全球社群下人權實踐的參與者等展示手法，並提出三波潮流，分別是：再現侵犯人權事件以討論人權概念的紀念館、對比當代課題並以實踐人權行動為導向的博物館、以及以人權理念為核心使命的人權博物館之興起。文中並舉出許多具體的案例，對於思考人權理念如何在博物館中實踐，提出許多引人深思的觀點。

延續博物館如何再現困難歷史的議題中，世界各地原住民長期受到剝削與壓抑的記憶，成為博物館再也難以迴避的課題，從殖民時期被「它者化」的客體，到近年來各地博物館重新思考及協商如何再現原住民文化，本專輯都有精彩的探討與分析。蔡承豪的〈從帝國櫥窗到南島觀點：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臺灣原住民展示〉，透過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成立、變遷及發展脈絡，探討日本殖民帝國如何蒐藏及展示臺灣原住民的文物，從彰顯殖民帝國的統治權力，到近年來將臺灣原住民文物放在南島語系文化脈絡中展出，呈現日本觀看臺灣原住民文化視角的轉變。

黃郁倫的〈透過原住民博物館競逐困難遺產的公眾記憶〉，梳理了博物館如何再現關於原住民困難記憶的多種策略、轉變與挑戰。首先，博物館透過不同的展版敘事，將原住民的文物展示從傳統美學欣賞角度，轉變到關注

原住民的社會變遷。其次，雖然當代博物館強調多元發聲以及權力共享，但作者提出多元並置各種觀點的結果，也常常使原住民的聲音於喧囂中被淹沒，無法彰顯原住民的主體性與立場。最後，對於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紀念館，作者認為其與原住民課題的關係並非零和的競合關係，例如美國觀眾透過對猶太大屠殺的紀念，也會擾動其它的傷痛記憶，進而重新理解原住民的困難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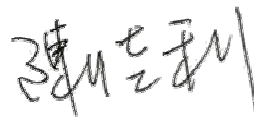
記憶所繫之博物館，建築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建築只是博物館的載體嗎？亦或建築本身就是博物館展品？博物館建築所表徵的符號與國族建構又有何關係？本專輯收錄了兩篇從不同角度切入博物館與建築課題的論文。李思薇的〈復刻記憶：美術館中的王大閎自宅〉帶領讀者透過國內外的案例，思考建築與博物館的關係，並藉由復刻王大閎自宅及其成為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品的過程，思考以「重建」建築作為累積博物館性的起點，並開啟探討建築博物館化的路徑。林家暉的〈後殖民情狀的博物館化：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的選擇性陳列建構〉，則討論獨立建國後的馬來西亞如何建構國家博物館，從選擇充滿馬來族群建築語彙的博物館建築，到常設展四個主題展區中以馬來文物為核心的展示策略，都可以看到該館「除了是對英國前殖民主的去殖民宣示之外，還有以馬來族群為首的內部殖民意圖」。

最後，本專輯也收錄了兩篇與造船科技相關的論文。首先，羅國棟、李德純和李映萱的〈地方造船的勞動價值與技術流變：高雄市勞工博物館常設展的展前研究〉，關注長期為博物館忽略的社會底層的勞工，整理了高雄勞工博物館常設展規劃時期的研究調查工作成果。不同於傳統博物館重視造船科技的發展，該研究團隊以勞工為主角，詳細記錄與分析高雄地區造船勞工的觀點及相關技術的變遷，也呼應高雄市勞工博物館以勞工為主體的史觀。宋祚忠及陳思好的〈科學類博物館之觀眾學習成效與評量研究：以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帆船特展為例〉，則透過前後測觀眾研究，分析觀眾參觀以帆船為主題展覽的學習成效，發現具有精緻帆船模型、多媒體影音、互動體驗裝置以及相關典藏品配合展出的主題，觀眾的學習成效最好，也提出未來以親子觀眾為主的觀眾研究，應該將社會脈絡納入研究問卷設計。

七篇論文涵蓋人權博物館的發展趨勢與內涵、原住民及勞工記憶的書寫與再現，以及建築、科技與博物館的對話，各種被遺忘及被壓抑的困難記憶，

4 博物館與文化 第 17 期 2019 年 6 月

正逐漸浮現、反轉、在博物館中以各種展示典藏策略被記錄與再現，並透過博物館的溝通與詮釋機制，與觀眾產生多元的對話與交流，成為社會大眾記憶所繫之博物館。



2019.05.2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